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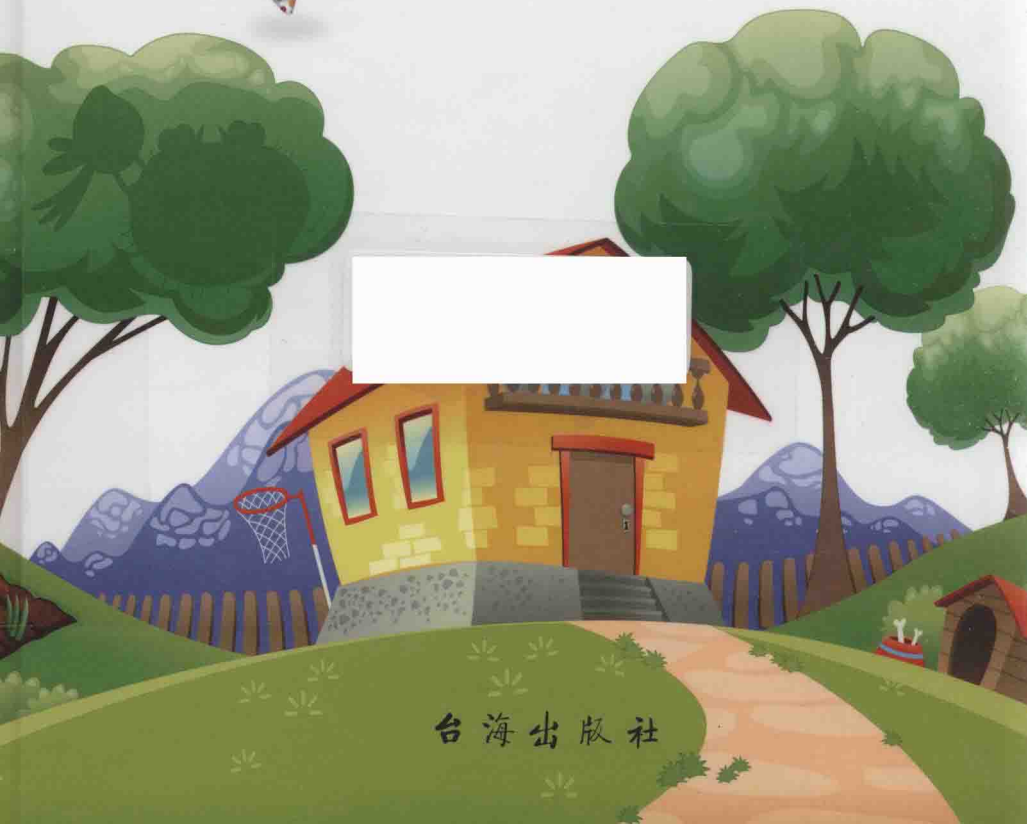


儿童文学金砖作家自选集



可怕的玩具

李楚楚作品精选集



台海出版社



李楚楚 著

儿童文学金砖作家自选集



可怕的玩具

李楚楚作品精选集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可怕的玩具 / 李楚楚著.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168-0673-9

I. ①可… II. ①李… III. ①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64084号

可怕的玩具

著 者: 李楚楚

责任编辑: 王 萍

装帧设计: 李 莹

版式设计: 于鹏波

责任印刷: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 100021

电 话: 010-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 / thcbs / default. htm](http://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 - 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140 × 210 1/32

字 数: 172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0673-9

定 价: 25.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踢树的男孩	1
灯火暖人心	7
心灵的救赎	18
肖鹤的选择	25
给狗狗一个家	27
奇特的旅游	34
进士鸭	43
冠名权	50
找回你的味道	56
危险的绳结	66
可怕的玩具	72
阿哲的失误	78
蝎子之怒	85
毛头闯美国	87
荸荠不是好种的	96

柳魁养壶·····	103
牛小二的新生·····	115
最简单的理由·····	125
请你吃道菜·····	128
吴成刚借箭·····	135
囧宝贝也值钱·····	142
周仓是个好样的·····	151
通堵王·····	157
最值得珍惜的宝贝·····	164
张鸣的选择·····	175
核桃王·····	187
龙须的秘密·····	198
神奇的龙票·····	210
涮椒也疯狂·····	221
把鞋卖到基德岛·····	228
给猩猩减肥·····	237
上帝之手·····	244

踢树的男孩

《功夫小子》在临江县电视台热映后，临江县立刻刮起了一股习武的风潮，别看现在是秋意阵阵，可是江堤公园里，仍活跃着不少练功的身影。

王彦在县园林管理处上班，他主管的工作是江堤街的绿化和卫生检查。每天一大早，他都要骑着自行车到江堤路转一圈。可是他今天骑车刚走了一半，就发现了异常的情况，原来在江堤路的中段，种着一百多棵碗口粗细的法国梧桐，可是梧桐的树身上，树皮竟有磨擦和撕裂的痕迹。不用想，这一定是哪位练功的人士拿梧桐树当靶子给踢了！

王彦连问了几位在街边遛弯的居民，可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没看见踢树的人。王彦心痛地看着树上的踢痕，找到了清江小区的治安员武大爷。武大爷今年60多岁，他可是老钳工出身，再厉害的小偷被他老虎钳子似的两手抓住，也没有逃跑的希望。武大爷听完连连点头，说道：“放心吧，我一定替你留心看着点！”

园林处的刘处长听完王彦的情况汇报，也是非常重视，他叮嘱王彦一定要把那个踢树的人抓到，不仅要对他进行批评和教育，还要重重地处罚！

王彦也喜欢看《功夫小子》，可是为了明天起早，晚上

的电视他都顾不上看了。等王彦迷迷糊糊地一觉醒来，正好是凌晨3点，听外面“呼呼”地起风了，他穿好了一件厚衣服，下楼骑上自行车，直奔江堤路而去。

王彦到了江堤路，正好3点半，除了几辆夜行的出租车，漆黑的路面上，连个人影都没有，他把自行车锁好，隐身在一个避风的楼空里，两只眼睛警惕地盯着那两排在夜风中摇晃的梧桐树。

王彦傻呵呵地等了一个多小时，扫街的清洁队过来了，等清洁队打扫完街上的落叶和垃圾，天色就已经有点麻麻亮了。看着街上渐渐增多的人，王彦感觉踢树的人已经不大可能出来了，他刚要从楼角站直身子，却听身后有人叫：“臭小偷，看你往哪儿跑！”

王彦还没等回头，就被武大爷和两名片警扑倒在地，武大爷早起巡逻，只看见王彦鬼鬼祟祟的背影，还以为是一个小毛贼在伺机作案呢。王彦被武大爷铁钳子似的两只大手掐得嗷嗷叫，武大爷一看自己抓错了人，急忙招呼两个片警把王彦从地上扶了起来，他一边替王彦拍打身上的尘土，一边怀疑地问道：“王彦，你在搞啥名堂？”

王彦哭丧着脸，把自己学警察蹲坑的经过说了一遍。武大爷一竖大拇指，说道：“行啊，王彦，相信过不了几天，你一定能把那个踢树的坏小子抓到！”

王彦白白挨一个早上的冻不说，自己反倒被人当贼抓了，他刚到家就觉得脑门发热，鼻涕直流，他这是患上重感冒了。没办法，他只得打电话给武大爷，叫他帮自己留意究竟是谁在踢树，他则头晕眼花地到医院打点滴去了！

两天后，王彦的高烧终于退了下去，他出院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出租车直接来到了江堤路。他走到那两排梧桐树前一看，鼻子差点没被气歪，梧桐树干上累累的都是脚踢的痕迹，看样子这个踢树练功的家伙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啊！

王彦摸出手机，想打个电话给武大爷问一下情况，可是转念一想，还是别惊动他了。第二天，王彦两点半就起来了，这次他穿上了厚厚的羽绒服，来到江堤路后，隐身到了一排齐腰高的柏树墙后。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王彦的眼皮有点要打架，在他似睡非睡的时候，就听见一阵“咚咚”的踢树声远远地传了过来！

王彦一下子清醒了过来，他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就见街对面的梧桐树下站着一个人影。这个人个子不高，也就有一米五左右的样子，他正轮流地抬起双腿，往梧桐树上狠命地踢呢，碗口粗的梧桐树被他踢得连连晃动，树顶半干枯的梧桐树叶蝴蝶似的飘落了下来。

王彦咬了咬牙，快步地走到那个踢树的人背后，高叫一声，道：“看你往哪儿跑！”他两手一伸，就把那踢树的小个子牢牢地抱在了怀中。那个坏小子也被王彦吓了一跳，等他明白王彦是想抓住他的时候，他连喊带叫，身体摇摆，疯了似的就要挣脱王彦紧搂的双臂。

王彦怀里抱着的竟是个半大的孩子，这个半大的孩子一见王彦不撒手，抬起腿来，对着王彦的下身狠狠地踹去。

这个半大的孩子面目清秀，他腿上还真有点功夫，只踢得王彦直吸溜冷气。武大爷也不知道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他一见王彦抓住了踢树的坏小子，急忙跑了出来，伸出铁钳子似

的大手，把那个半大孩子的两条腿“砰”的一声攥住了。

王彦一见武大爷抓住了这个踢树的小子，他两手松开，刚要摸出电话报警，那个半大孩子鬼精得很，两手一使劲，竟把武大爷推摔在地，然后“哧溜”一声，钻进楼空里跑了！

王彦撒开双腿，追了一会儿，可是越追离坏小子越远，眼看着追不上了，无奈地转身跑回来，把倒地直“哎哟”的武大爷扶了起来。王彦狠狠地说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到附近的几所学校去找，我一定要把这坏小子揪出来！”

武大爷叹了口气，说道：“一个半大的孩子，你找到他又能怎么样？”

王彦的两条腿被踢得生疼，他一边揉腿一边咧嘴道：“说啥也不能放过他！”

看着清扫队远远走了过来，武大爷说道：“这个孩子我依稀认得，你下午过来，我带你找他家的家长去！”

王彦回到单位和领导一说，园林管理处的刘处长也愣住了，一个半大的孩子凌晨3点钟起来踢树，要说纯粹是为了练功，这恐怕有点说不过去，估计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啊！

刘处长等到下午5点下班，亲自开车和王彦找到了武大爷，小汽车东拐西拐来到了一片棚户区的前面，那个踢树的半大小子就住在这片棚户区内。

武大爷领着两个人来到一座油漆斑驳的木门前，他一敲门，出来了一个中年妇女。这个中年妇女名叫贺喜珍，她认得王彦和刘处长。在屋里做作业的韩小龙一见王彦找上门来，吓得头一低，正要从门边逃走，却被手疾眼快的王彦一把抓住了。

王彦怒气冲冲地把韩小龙踢树的经过说了一遍，贺喜珍一听儿子闯祸了，气得抡起巴掌，对着韩小龙的屁股就拍了几下子，她边打边数落道：“每天早起，你都说到江边去练功，干啥去踢树，你不知道踢树是坏孩子干的事吗？”

刘处长看着体格单薄的贺喜珍，他忽然想起，这个贺喜珍就是环卫处清扫队雇来的临时工啊，去年他和环卫处的领导一起看望困难职工的时候，曾经到过贺喜珍的家，贺喜珍的丈夫因为车祸去世了，孤儿寡母的日子过得也很不容易啊！

刘处长和王彦两个人拉开贺喜珍，他站到一脸委屈的韩小龙面前，说道：“小龙你想啊，要是大家都拿江边的梧桐树当练功用的靶子，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梧桐树就得被你这样的‘大侠’们踢死了！”

韩小龙把头一抬，气呼呼地说道：“谁说我要把梧桐树踢死，我再踢梧桐树5天，今年我就再也不踢它了！”

刘处长皱着眉头问道：“难道你的脚功再过5天就练成了？”

武大爷见韩小龙低着头不说话，他叹了口气，说道：“小龙踢梧桐树不是为了练功，他踢树为的是叫梧桐树尽快落叶啊！”

原来武大爷两天前就知道韩小龙踢树的缘由了。等武大爷讲完，王彦和刘处长竟一起愣住了，原来江堤路没种梧桐树前，是一条非常干净的路段，可是一到立秋，梧桐就开始稀稀拉拉地落叶，落叶的过程得持续20多天，这段时间就是清扫队最累的一个月。

贺喜珍有腰痛的毛病，韩小龙看着妈妈每天都累得直不

起腰来，他就想起了踢树，踢树可是叫梧桐树尽快落叶的好办法啊，刘处长也没想到事情竟会是这个样子啊！

贺喜珍抬起巴掌，还要揍韩小龙，却被刘处长拦住了。刘处长对着贺喜珍说道：“这事还真的不能怪小龙，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到位啊！”

梧桐树美化了城县的环境，可是它秋天落叶也能污染环境啊。有很多居民曾打电话向园林管理局反映过这种新的污染源，看来刘处长真得把落叶树的事情当成问题，好好整治一下了！

经过刘处长一个星期的联系，100多棵梧桐被移栽到了西山植物园，代之而来的是冬夏常青的虎皮松，虎皮松可是四季都不落叶的树种啊！

韩小龙再也不用踢树去了。要知道，在爱心的田地里种植的亲情树是不会落叶的。

灯火暖人心

眼看就要到农历的新年了。周老三还在滨海市牛强开的乐翻天玩具厂里打工。乐翻天玩具厂生产的玩具都是出口美国的。可是因为美国的经济不景气，七八家销售乐翻天玩具厂玩具的经销商都关门跑路了。他们拖欠牛强的货款自然都成了死账！

乐翻天玩具厂资不抵债，一下子就到了破产的地步。本地的原材料供货商都坐在乐翻天玩具厂不走，找牛强索要货款。牛强内忧外困，他闷头喝了一瓶高度的红星二锅头，然后一头从八楼阳台上跳了下去，他自杀了。

老板娘侯九妹把玩具厂低价卖了出去，算是勉强把原材料供应商们的货款还上。乐翻天玩具厂一倒闭，可就苦了周老三这帮干了一年，一分钱没拿到手的工人。

侯九妹面对群情激愤的讨薪工人，吓得也有点六神无主，她找来在厂子里当电工的弟弟侯秃子，两个人一商量，只得把玩具厂仓库里的出口玩具当工资分给了工人。

周老三一年一万多的工资，就变成了编织袋子里一百多个出口的玩具。周老三想哭，可是没有眼泪，他凄惨地背着袋子里的玩具，到火车站买了一张直达满洲里的车票，登上火车后，直奔老家而去！

周老三的家住在满洲里兰西县的小德营子村，他的父母早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等他30岁的时候，好不容易讨来了个老婆，可是那个婆娘嫌他穷，两年前就跟他离了婚，进城寻找自己的幸福生活去了。想起自己那个青灰冷灶、冰疙瘩一样的家，周老三就浑身打哆嗦，可除了自己的那个小狗窝，他还能去哪儿呢！

火车走了一天一夜，到了满洲里站，天色阴沉沉的。周老三下火车上了长途汽车，汽车直奔300里外的兰西县而去。汽车走得比蜗牛爬得都慢，听着外面呼呼的风声，迷迷糊糊的周老三揉揉眼睛，被冻醒了过来。车窗外正下着鹅毛大雪。雪花纷纷扬扬，天地一片雪白。

周老三低声骂了一句鬼天气，然后从旅行袋子里摸出了一个面包，还没等咬上两口，就听“嘎吱”的一声刹车，汽车猛地停住了。

原来汽车要经过一段山沟，这场特大的暴雪已经把山沟填满，前面已经没有路了！

车厢里响起了一片埋怨和咒骂的声音。可是看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最近一两天之内，这场暴雪也不见得停啊。随着车厢内的温度越来越低，周老三也是冷得直往手上哈气。

路上的积雪都已经有半尺厚，汽车再想原路返回已经是不大可能了。司机看见路旁不远处的岔路口有个不大的小镇子，他征得大家的同意后，便一打方向盘，把汽车开到了小镇子里。等汽车刚刚在镇子里停稳，周老三背着他那一大袋子玩具，第一个跳到了一尺深的雪里。

这个小镇子并不大，周老三先在镇里找了一家面铺，

等他吃过一碗热汤面，手脚才算暖和了过来。他一打听才知道，这镇子名叫盛林镇，镇里的几家旅店，都在镇中心市场的旁边呢。

周老三扛着自己那袋子玩具，来到了镇中心市场。别看外面下着雪，市场里卖大红对子和年货的买卖却分外红火。

周老三转了几圈，最后，他来到了一个卖玩具的小摊面前，将袋子口打开，对着正准备收摊回家的小老板说道：“哥打工的厂子黄了，这些玩具就是他们给我发的工资，你要是能卖，给我俩钱儿，这些玩具就归你！”

小老板挠了挠头皮，为难地道：“大哥你都够不容易的了，我再低价收你的玩具，你说我成啥人了！”那个小老板还真的挺仗义，他收摊回家，竟将自己的摊位借给了周老三。

周老三忍不住地连声感谢，一百多个出口的玩具，他打算定价10元一个。没多久，他还没招呼几声，摊前就围上了不少人，半个小时后，他那一袋子玩具，竟卖了1000多块钱。最后摊子上只有一个掉了轮胎的电动小汽车还没有买主。

买到玩具的人们纷纷散去，摊子前只剩下一个十多岁的瘦男孩。这个头发乱乱的小男孩始终帮他照顾着生意，周老三也有点过意不去，他将那个坏掉的小汽车往那男孩手中一塞，说道：“谢谢帮忙，这个给你吧！”

那个小男孩接过汽车，眼睛里闪过一抹异样的光彩，趁着周老三一低头，他两只手抱起小汽车，一溜烟儿，直向市场外跑了出去。周老三拿起编织袋子，一摸装钱的衣兜，他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原来他衣兜里的钱不见了！

看着小男孩在市场外雪地里奔跑的身影，周老三恍然大

悟，这个假装给他帮忙的小子一定是个小扒手啊！周老三丢掉编织袋子，大喝一声“站住”，几个箭步就冲出了市场。

那个男孩别看瘦小，可是跑得却不慢，周老三气喘吁吁地追了半天，一直把小男孩追到了镇东。眼前是一片低矮的棚户区，看着那个小扒手东钻西转，最后“哧溜”一声，钻进了一个小院子。

周老三一边喘气，一边跑了过去。破旧的木门已经被小扒手在里面闩死了，周老三狠命地砸了几下木门，吼道：“开门，快开门！”

随着周老三的吼叫声，就听屋内有个老太太在喊：“谁啊？毛头，开门去啊！”

可是那个叫毛头的小扒手哪敢给周老三开门啊，屋里的老太太见喊不动孙子，拄着拐杖摸索着下地，等她站在院子的雪地上打开门闩，周老三猛地一推门，老太太“咕咚”一声，被门扇撞倒在了雪地上。

毛头隔着门缝，一见奶奶被撞倒了，他小老虎似的从门里扑了出来，对着周老三连踢带打，口中叫道：“叫你推我奶奶，叫你推我奶奶！”

老太太被周老三从雪地里扶了起来，她翻着白果似的眼睛，叫道：“毛头，快给我住手！”

原来这个老太太竟是个瞎子。周老三用手指着毛头的鼻子，吼道：“你这个小扒手，快说，你把我的1000多块钱，藏哪去了！”

毛头把脖子一梗，叫道：“我没偷你的钱，谁看见我偷你的钱了！”

老太太一听说毛头偷钱，最后被人追到了家里，她颤巍巍地举起了手里的拐杖，正要朝毛头身上打去，毛头吓得一挑门帘子，兔子似的钻到了屋里！

老太太一把拉住周老三的手，连声央求道：“毛头他爹今年开春到南方打工被火烧死了，毛头就成了野孩子，他偷你多少钱，我会一分不少地还你，求你千万不要报警抓他啊！”

看着老太太竟要在雪地上给自己下跪，周老三急忙把老太太扶住，说道：“只要把钱找回来，我一定不报警！”

周老三扶着瞎老太太进屋，老太太一把抓住躲在门后的毛头，连问那笔钱的下落。周老三眼睛在简陋的屋子里一扫，就像一个雷打在脑袋上，他当时就愣住了，只见火炕的对面摆着两只看不出颜色的木箱子，箱子上放着一张镶着黑框的遗像，这张遗像不就是自己的工友赵春余嘛！

赵春余和周老三在乐翻天玩具厂打工的时候，还在一个车间里干活呢。因为两个人长得像，还经常被人误认为是亲兄弟呢。记得赵春余出事那天是个下午。赵春余那台玩具拼接机有点不好用，他就喊来喝得醉醺醺的电工侯秃子，侯秃子鼓捣了几下后说好了，赵春余一按启动开关，只听“呼”的一声，电机着火了，这个该死的侯秃子竟把电机上的电线接短路了！

救火的赵春余竟被活活烧死在车间里，牛强把周老三找到办公室，硬塞给了他1000元的封口费，并威胁他，如果他说出赵春余是死于电机事故，他就不给周老三开今年的工资！

周老三拿着这烫手的1000元回到了宿舍，就一头病倒了。牛强报了一个假案，把失火的责任都推给了赵春余，诬陷他违章吸烟，烟头把车间的机油引燃了……听着赵春余的老婆

来厂里领尸的哭声，周老三的心都要碎了！

瞎老太太挥动巴掌，打在毛头的身上“啪啪”地响，周老三正要阻拦，就听房门“咣”的一声被撞开，从门外冲进来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这女人将身上背的编织袋丢到地上，伸出双手抱住了连哭带叫的毛头！

瞎老太太气得呼呼直喘，她指着毛头对那个女人说道：“书芬，你赶快管管毛头吧，他竟把这个大兄弟的钱偷了！”

那个叫书芬的女人一转头看到了身材魁梧的周老三，她一把放开了毛头，伸手抓住了周老三的胳膊，惊喜地叫道：“春余，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

周老三和赵春余都是东北汉子，国字脸，络腮胡子，长得非常像。赵春余被火烧死后，书芬的精神受了刺激，已经变得疯疯癫癫了！

周老三一听书芬错把自己认成了赵春余，他急忙解释说道：“我不是赵春余啊，我是他的工友，名叫周老三！”

瞎老太太一听“周老三”三个字，用手一拍大腿，惊喜地说道：“春余往家里写信时，经常提起你——在他打工的厂子里有一个比亲弟弟还要亲的弟弟，名叫周老三，不用说，那一定是你了！”

周老三听老太太说完，只觉得喉咙哽咽，他还没等说话，就见书芬哭叫道：“我知道你为啥不认我们娘俩了，你是怨我没把这个家，没把你儿子照顾好是吗？”

周老三冲着书芬连连摆手，说道：“不是，真的不是！”

书芬一把将毛头拉了过来，她一边伸手在毛头的衣兜乱翻，一边叫道：“毛头是个乖孩子，他怎么能去偷钱呢！”书